

悼孫玉聲先生

顧懷冰

蹟稍疏耳。

海上臧石生孫玉聲先生，已於本月八日上
午二時逝世，一代文豪，遽赴玉樓之召，海內
同文，共深惋惜，文壇名宿，又弱一個矣。

先生之道德學問，文章經濟，早已譽馳社
會，名重鰲林，更不用下走贅言，但如先生之
誠懇待人，獎掖後進，如此高然長者，現在社
會，實已小可多得也。

下走自從在喝社追隨先生，迄今十餘年，
齊風化雨，獲益良多，前數年間于大世界中，
幾於每日晤面，近來下走因勞於案牘，遂致形
稿無多，未能完篇，大為恨事，聞其親屬言，
先生於病中，猶詢及下走與本報已否出版，足
見其關心本報，古道熱腸，彌足可感，

掌心劍小說，現正物色人材繼續，使先生
此作，本人雖未能完篇，亦將庵代有人，使成
完璧。以繼先生之志也。

晚娘的心

趙酉生

阿英小時，在七歲上，他母親就死了，他雖然沒有完全的知識，也抽抽咽的哭着，他父親看着他女兒哭得可憐，想着他妻子以前的恩愛，很淚更續地流着，衣襟上一點一點的濕了，似乎還帶着些殷紅的顏色，這可知他父親的心裏的悲痛了。

半年一年過去了，以人的形象也疏淡了許多，只不過在更殘燈下，夢迴人靜的時候，還無聊地思想着，也只像白駒過隙般，在腦海裏打幾個迴旋罷。

英吁：「六月裏的日頭，晚娘的筆頭」，你知道這句話嗎？你父親娶了晚娘，你要當心點啊。」阿英聽了，嚇得呆了半響，他睡在牀上，足足的哭了一夜，他晚娘進門以後，他小心謹慎地，看着他晚娘的顏色，勤儉作事，一天一天的過去，覺得他晚娘和我母親，全沒有鄰居們說的可怕，並且很當心他的寒呼呼呼呼呼呼，幾乎要疑心他鄰居們的話，是不確了，有一天，他父親回來吃晚飯的時候，把他父親心愛的一隻碗打碎了，他感激極了，漸漸的竟忘了他是晚娘了。

幾年以後，阿英的晚

娘，他父親發怒，一言不發，他睡到床上，嗚咽哭着，經不起族中的責難，友輩的勸告，說什麼不幸有三，無後為大啊，他自己也覺得中贊無人，許多不便，人世間本來只有節婦，沒有節夫的吓，熬着這冷冰冰的日子，不是太傻了嗎？就是泉下有靈，也應當原諒我啊。

阿英的母親死了三年以後，他父親決意續弦了，在沒有進門的前幾天，鄰居們對着阿英說：「阿

娘生了一個兒子，他的鄰居們又對他說了。

「阿英吓，以前是你晚娘沒有親兒女啊，所以還愛你，以後有了親兒女，恐怕就要不愛你了，你要當心啊，」他聽了，很對，因又哭了一夜，以後他小心謹慎地愛護着他異母的弟弟，保他撫養很勤慎，覺得他晚娘仍沒有改變以前的態度。

有一天，他一個不小心，把他的弟弟跌了一交，額角碰在石子上，有血流出來了，他父親還沒有看見，他晚娘很快的抱了起來，用手按着說，「沒

有跌痛什麼，」把乳頭塞在他弟弟的口裏，弟弟不哭了，他父親沒頭沒臉用雞毛帚柄打他，晚娘用身體遮護着，一面勸說，一面又沒跌痛，打他做什麼呢

要當心啊。」他這時覺得他親的父

，倒沒有晚娘愛他了。

又幾年以後，他父親死了，鄰居們又對他說了，「阿英吓，以前是有你

的父親迴護着你，晚娘要

瞧忌些，你父親死了，以

後你更要當心了，」他雖

然聽着，已經不相信了，但是也未嘗沒有理由呢，只得又小心謹慎地提防着

他晚娘的頸項，熱烈的吻

着說，我親愛的母親啊，

有跌痛什麼，」把乳頭塞

在他弟弟的口裏，弟弟不

哭了，他父親沒頭沒臉用

雞毛帚柄打他，晚娘用身

體遮護着，一面勸說，一

面又沒跌痛，打他做什麼呢

要當心啊，」他聽了，很

對，因又哭了一夜，以後

他小心謹慎地愛護着他異

母的弟弟，保他撫養很勤

慎，覺得他晚娘仍沒有改

變以前的態度。

有一天，他一個不小

心，把他的弟弟跌了一交，額角碰在石子上，有血

流出來了，他父親還沒有

看見，他晚娘很快的抱了

起來，用手按着說，「沒

，半年一年仍舊這樣以前

的愛他。

有一天，他睡了，很

悶燥的把棉被掀在一邊，

還沒有睡着，他晚娘輕輕

地到房裏來了，他很驚惶

的想着，不要懷着惡意來

害我嗎，他假裝熟睡了，

看他的動靜，他晚娘的經

地喊，阿英，阿英，阿英

只裝沒聽見，故意透着微

微的鼾聲，他晚娘只道已

睡着了，輕輕的掖着棉被

，輕輕說同他蓋上，自言

自語的道，「這樣的睡着

，明天又要生病了，」他

還時時地立了起來，抱了

他晚娘的頸項，熱烈的吻

着說，我親愛的母親啊，

有跌痛什麼，」把乳頭塞

在他弟弟的口裏，弟弟不

哭了，他父親沒頭沒臉用

雞毛帚柄打他，晚娘用身

體遮護着，一面勸說，一

面又沒跌痛，打他做什麼呢

要當心啊，」他聽了，很

對，因又哭了一夜，以後

他小心謹慎地愛護着他異

母的弟弟，保他撫養很勤

慎，覺得他晚娘仍沒有改

變以前的態度。

有一天，他一個不小

心，把他的弟弟跌了一交，額角碰在石子上，有血

流出來了，他父親還沒有

看見，他晚娘很快的抱了

起來，用手按着說，「沒

，半年一年仍舊這樣以前

的愛他。

有一天，他睡了，很

悶燥的把棉被掀在一邊，

還沒有睡着，他晚娘輕輕

地到房裏來了，他很驚惶

的想着，不要懷着惡意來

害我嗎，他假裝熟睡了，

看他的動靜，他晚娘的經

地喊，阿英，阿英，阿英

只裝沒聽見，故意透着微

微的鼾聲，他晚娘只道已

睡着了，輕輕的掖着棉被

，輕輕說同他蓋上，自言

自語的道，「這樣的睡着

，明天又要生病了，」他

還時時地立了起來，抱了

他晚娘的頸項，熱烈的吻

着說，我親愛的母親啊，

有跌痛什麼，」把乳頭塞

在他弟弟的口裏，弟弟不

哭了，他父親沒頭沒臉用

雞毛帚柄打他，晚娘用身

體遮護着，一面勸說，一

面又沒跌痛，打他做什麼呢

要當心啊，」他聽了，很

對，因又哭了一夜，以後

他小心謹慎地愛護着他異

母的弟弟，保他撫養很勤

慎，覺得他晚娘仍沒有改

變以前的態度。

有一天，他一個不小

心，把他的弟弟跌了一交，額角碰在石子上，有血

流出來了，他父親還沒有

看見，他晚娘很快的抱了

起來，用手按着說，「沒

，半年一年仍舊這樣以前

的愛他。

有一天，他睡了，很

悶燥的把棉被掀在一邊，

還沒有睡着，他晚娘輕輕

地到房裏來了，他很驚惶

的想着，不要懷着惡意來

害我嗎，他假裝熟睡了，

看他的動靜，他晚娘的經

地喊，阿英，阿英，阿英

只裝沒聽見，故意透着微

微的鼾聲，他晚娘只道已

睡着了，輕輕的掖着棉被

，輕輕說同他蓋上，自言

自語的道，「這樣的睡着

，明天又要生病了，」他

還時時地立了起來，抱了

他晚娘的頸項，熱烈的吻

着說，我親愛的母親啊，

有跌痛什麼，」把乳頭塞

在他弟弟的口裏，弟弟不

哭了，他父親沒頭沒臉用

雞毛帚柄打他，晚娘用身

體遮護着，一面勸說，一

面又沒跌痛，打他做什麼呢

要當心啊，」他聽了，很

對，因又哭了一夜，以後

他小心謹慎地愛護着他異

母的弟弟，保他撫養很勤

慎，覺得他晚娘仍沒有改

變以前的態度。

有一天，他一個不小

心，把他的弟弟跌了一交，額角碰在石子上，有血

流出來了，他父親還沒有

看見，他晚娘很快的抱了

起來，用手按着說，「沒

，半年一年仍舊這樣以前

的愛他。

有一天，他睡了，很

悶燥的把棉被掀在一邊，

還沒有睡着，他晚娘輕輕

地到房裏來了，他很驚惶

的想着，不要懷着惡意來

害我嗎，他假裝熟睡了，

看他的動靜，他晚娘的經

地喊，阿英，阿英，阿英

只裝沒聽見，故意透着微

微的鼾聲，他晚娘只道已

睡着了，輕輕的掖着棉被

，輕輕說同他蓋上，自言

自語的道，「這樣的睡着

，明天又要生病了，」他

還時時地立了起來，抱了

他晚娘的頸項，熱烈的吻

着說，我親愛的母親啊，

有跌痛什麼，」把乳頭塞

在他弟弟的口裏，弟弟不

哭了，他父親沒頭沒臉用

雞毛帚柄打他，晚娘用身

體遮護着，一面勸說，一

面又沒跌痛，打他做什麼呢

要當心啊，」他聽了，很

對，因又哭了一夜，以後

他小心謹慎地愛護着他異

母的弟弟，保他撫養很勤

慎，覺得他晚娘仍沒有改

變以前的態度。

有一天，他一個不小

心，把他的弟弟跌了一交，額角碰在石子上，有血

流出來了，他父親還沒有

看見，他晚娘很快的抱了

起來，用手按着說，「沒

，半年一年仍舊這樣以前

的愛他。

有一天，他睡了，很

悶燥的把棉被掀在一邊，

還沒有睡着，他晚娘輕輕

地到房裏來了，他很驚惶

的想着，不要懷着惡意來

害我嗎，他假裝熟睡了，

看他的動靜，他晚娘的經

地喊，阿英，阿英，阿英

只裝沒聽見，故意透着微

微的鼾聲，他晚娘只道已

睡着了，輕輕的掖着棉被

，輕輕說同他蓋上，自言

自語的道，「這樣的睡着

，明天又要生病了，」他

還時時地立了起來，抱了

他晚娘的頸項，熱烈的吻

着說，我親愛的母親啊，

有跌痛什麼，」把乳頭塞

在他弟弟的口裏，弟弟不

哭了，他父親沒頭沒臉用

雞毛帚柄打他，晚娘用身

啼紅璣記(二)

謝豹

凡老上海莫不知有日昇樓，即今車輪經其地，猶多仍舊稱而不以新名。惟知五雲日昇樓舊為一大茶寮者，則已無多；至曾躬逢其盛，登臨啜茗者，則更寥若晨星矣。爰及海上茶寮小史，則日昇樓之繁榮，已在清季，五十年以前薛官野史之專記，及上風影錄則光緒九年出版。

當時茶寮著名者，有松風閣，龍苑第一樓等。海鹽王榮詮，名韜，一字仲弢，號發園，又署滬北逸民。

所著「海鹽治遊錄」，及曉香留夢室主黃式權，亦號申左夢曉生。

之「淞南夢影錄」，均有關於當時茶寮之記載，但無日昇樓。兩書皆刊於光緒初，冶遊錄有光緒己卯序，距今適六十年，夢影錄則光緒九年出版。

故有繞樓四面花如海，倚遍蘭干任品題之句。曾幾何時，物換星移，滄桑變遷，計上中二層可容千人；別有達室數楹，為小憩近淮松風閣以茶膳；呼吸烟霞之地；下層則為寶善園以地勝；大馬路之一臺春，寶善館之潤園，桂芳閣，均極繁華。遐謠云：松風閣着小腳，西洋樓覓姘頭。蓋茶肆中士女如雲，往往目成眉語，借蘆全七碗，以為撮合山，野鶩幾至逐隊成羣，風俗淫靡，可謂極矣！淞南夢影錄有關於茶寮之記載三則，其一云：「茶館之軒敞宏大，莫有過於圓苑第一樓者。洋房三層，軒窗四敞，而環臺皆青樓也。」

故有繞樓四面花如海，如坐水晶宮，真覺一空障翳。計上中二層可容千人；別有達室數楹，為小憩近淮松風閣以茶膳；呼吸烟霞之地；下層則為彈子房。初開時，聲名藉藉，遠方之初至滬地者，無不慕之若驚。近則包探捕役，娘姨姘頭，以及野雞鵝鳩之類，錯出其間，而搃扇少年，反舍此而屬集華業會矣。其二云：「滬北茶寮，昔以麗水臺為第一。即今之圓苑也，高閣臨流，軒窗四敞，青檻環繞，笑語可通，故某寓公有繞樓四面花如海，倚遍蘭干任品題之句。」

曾幾何時，而世界滄桑，

頓改局面，近惟四馬路之
洪園，華樂會，閱苑第一
樓，皆宜樓，履烏鵲圓，
最爲繁盛！而向之珠簾雨
捲，袞袂雲飛，人面桃花
，隔離掩映者，至此已寂
無人矣。盛極必衰，大抵
如是，不可卽以喻大哉？

」按當時所稱南北，非今
日之南北，乃城北之統稱
也。時繁華中心，在寶善
街四馬路一帶。日昇樓對
面先施公司原址，殆猶爲
荒場土邱也。

雅，曰「楊柳樓臺」，詩品句也。時當至該處者，如隨園後人袁翔甫，申報主筆何桂生，及黃式穉、王榮誥等。王以洪楊太浩，一度遊跡香港，故號天南遷叟，後又遊歷海外，及歸，任職會審公廨，並兼中報華政，著作最富，當時之標準洋場才子也。晚清所謂名士，以放浪不羈爲瀟灑，遷叟與袁翔甫皆不脫公子哥兒積習，徵歌選色，酒肉徵逐無虛夕，不在枇杷門巷，即在楊柳樓臺，閑飲打牌，興復不淺。娼門中人，更無不知有袁大少爺者。惟何桂

筆，月薪不過三十金，養生處境最窮，雖居中華主空之日，每獨坐楊柳樓臺裏，一壺清茶，一盤燒餅點心，聊以充飢，其寒酸如此。

惜無阿芙蓉種者，未能片時消受耳。」海陬治餘，則作鑿霞吸露想，如臥雲閣，醉樂居，萬里雲雲，皆烟雲中之著名者。入其中，室宇精潔，軒窗明敞，幾於不著纖塵，遊人趨之若鶩；邀朋挈友，爭樂賞心，不過破費囊中青蚨一二百頭而已。又袁朔甫《申江好》憶江南三十二闋，其吟煙館有云：「申江好，煙館最深深，誠信私雲花共倚，恒昌醉酒同斟；招友燒香語。」

△△△標準運動器具公司

部 章 徽

藝術獎章
團體證章
喜慶徽章
紀念憑章

專家設計

機械製造

雕刻精細

維妙肖

上海霞路口十號話一九
海飛馬路三四三八電人三

清代瑣事摭談 (二) 許月旦

新年舊話

余少長於粵，在七十年以前，正同治中興之際，世界寧靜，余方六七歲，追憶前事有足述者，一燈市，粵地素稱繁華，然製燈之術，殊不攷究，但節外觀，日間一望十分璀璨，及至夜間然點，則殊欠光明，時火油尚未發明，遑論電燈，每至年節，則市上人家，均點十二月望後則各花炮羅列，或鑄，或畫，以織帶化，市中，其地點則城內爲雙置之小玻璃中，以棉繩爲門底城外爲十八甫，花之

五書日昇樓 第一集 第二期

種類至多，而以水仙，牡丹，弔鐘，三種爲最，水仙以蟹爪爲奇，牡丹則來自山東，以火焙之，正月即開，售者以蕊頭計，每蕊頭，約銀一錢二三分，若遇多錢，則販者求速售，數分亦可，時洋角，亦頗光亮，迨火油出世，則越懶洋燈而蠟燭淘汰，電燈出世，而洋燈又復淘汰，物質文明之說，不少成圓，所用皆碎銀，余十九歲時至滬，方見成圓，蓋恐天氣一冷不能持至正月即開也，弔鐘花爲粵中特產，產於鼎湖山中，山有巨寺，樹叢爲寺產，其樹並不須種，自然生出，寺僧砍伐，運至省中，一花炮，兒時喜燃花炮，時擅炮尚無，故兒童每放小炮仗，余六七歲獨處於每家場院，其花炮苞

時，彷彿一橄榄，開後則有鐘下垂，一花之中，少者五六鐘，多者八九，極多者有十二三鐘，則非短見，見則其家人皆喜，蓋居民以之下休咎，謂鐘多則來年運佳，故無論大案小戶，咸買一株，前見潤上北四川路亦有之，八一少成圓，所用皆碎銀，余十九歲時至滬，方見成圓，蓋恐天氣一冷不能持至正月即開也，弔鐘花爲粵中特產，產於鼎湖山中，山有巨寺，樹叢爲寺產，其樹並不須種，自然生出，寺僧砍伐，運至省中，一花炮，兒時喜燃花炮，時擅炮尚無，故兒童每放小炮仗，余六七歲獨處於每家場院，其花炮苞

改為扁圓式，上黏一金錢炮，底又加大，謂之金錢炮，底又加大，一橫幅有十餘幅云，其餘各種花炮，有花筒火箭之類，以花地所製者為最佳，

一香市，粵人向多迷信，進香者或遠至數百里外，若新年則羣至觀音山進香，山在城內，有觀音廟，元旦日珠江妓女，均往進香，如上海之信人之往虹廟，不過上海之進香者多乘車，而粵中則多步行，猶勝者亦恆於是日登三元宮，祀呂祖，則於上

一遊觀，粵省以繁富及廣西，粵東近城之處，惟白雲山可遊，然正月間却少人去，正月所遊者為花地，花地離城約十餘里，須以舟往，其地亦無苦名勝，惟有舊花之園數家，遊者輒購數種而歸，間有挾妓而往者，歸則張筵於舟中，以為新年之娛樂而已，聞有紳富名園，亦可往遊，余幼時曾至清家花園，署名仕誠，園名海珊瑚館，園主鹽商起家，後以虧耗甚鉅（如浙之胡雪巖）遂至抄沒，園亦入官，遂拆毀焉。



汪精衛南京寓處

神鷹

出亡叛國之汪精衛氏，尚未就棺，自無定論，而本文所記者，則係渠範路人心之往事一節也。當渠任行政院長時，日理萬機，勞形案牘，私寓中之一切事務，均由其夫人陳璧君主持之。首都各報及通訊社之新聞記者，皆喜奔走於汪之門中，蓋每日中午十二時晚間七時，陳璧君例須留飯也。渠之寢中人，特僱有中西菜廚司十餘人，特僱有中西菜廚司十餘人，記者輩有時上午九時即至汪寓，往往候至下午二三時，始得腹持稿紙，有時下午四時來，而未就棺，自無定論，向未就棺，自無定論，而本文所記者，則係渠範路人心之往事一節也。當渠任行政院長時，日理萬機，勞形案牘，私寓中之一切事務，均由其夫人陳璧君主持之。首都各報及通訊社之新聞記者，皆喜奔走於汪之門中，蓋每日中午十二時晚間七時，陳璧君例須留飯也。渠之寢中人，特僱有中西菜廚司十餘人，特僱有中西菜廚司十餘人，記者輩有時上午九時即至汪寓，往往候至下午二三時，始得腹持稿紙，有時下午四時來，

五雲日昇樓 第一集 第二期



不知所吟集

夫妻相對泣牛衣
貧賤困人百事非
典盡金釵難度日
鶯鶯同死不分飛

民已睡，強則坐在書桌邊，閉著，忽然百感蟄集，頓
朝厭世之心，吞服氯酒兩瓶自盡，當時爲妻發覺，
妻亦吞服紅色墨水一瓶，願同歸于盡，事係鄰居得
悉，深夜設法送入醫院救治，幸兩人中毒不深，無
生命危險，聞張之自殺，經濟爲主要原因云。

因在二月十六日將「阿地林」，藥片十枚，酒置於徐氏之食物中，徐氏服後，遂發身死，嗣經人告發，將莊氏逮捕，初審供認不諱，第二審忽翻面供，而旁聽席中忽有一婦人倒地，大呼「清官救命」，其口吻宛如徐氏，咸謂冤魂出現，兩法警扶之，竟不能動，後許其伸冤，而此婦體重頓時減輕，亦云奇矣。

菜市街一四一號草齋居士主爵子雲，年將不惑，娶妻潘氏，年趨花信，老矣。大少妻，年齡相差一半，其店中伙計戴河喜與潘氏平船相若，乾榮烈火，終日相共，遂生曖昧，至歲在壬午新年，潘氏捲取現款首肯，離別阿喜逃逸，潤穿於棗根路永安旅館，實行同居，旋被其夫爵子雲探知，憤極，喝捕捉獲，以竊盜通緝罪起訴。

10.1007/s00339-013-0924-3

靈飛路天生堂藥店內，去歲由行醫與湖北女子印蓉秋相識，印貌頗贊麗，曾受高等教育，雖與顧相識，頗不滿意，顧遂向求婚，均經拒絕，後經顧糾纏不休，印女即以入回教為要挾條件，不料顧乃嫌女心切，表示接受，印女至此無可推諉，遂與顧訂婚。

自此以後，總捲簷月，不料好事多磨，最近雙方感情惡劣，印女即委託律師函願解除婚約，顧復函印女，將死以殉情，印女竟不為動，鐵石心腸，生成薄倖，而顧之境況不佳，美人須黃金買來，窮措及嫁娶問題，本年一月十

大妄思美婦，多見其不自景耳，此種女子。何必再為其犧牲耶。

——儀家貧困自悲傷

忍辱謀生作舞娘
——一夕纏綿千古恨

果然天壤有王郎

海門少女成曼玲，年十五，身體健康，品貌清秀，因伊家庭寒苦，在貴州路國際舞廳伴舞，於去年秋識上海鋼業銀行之職員袁世安，一朝邂逅，相見恨晚，從此袁每夜必到國際，每到必與曼玲跳舞，而曼玲亦非袁來不歡，因

八日即廢歷大除夕夜，袁因情不自禁，偕曼玲至虞洽卿路東方飯店開某號房，是報言捕房，控以強姦未成年女子罪，昨日由捕房派探將袁拘獲，庭經人設法保出，自下曼玲之家庭正與袁進行和解，而曼玲

——康復西服店樓上兩人吳祥麟訂婚，約於翌年結婚，現王女延律師具狀向特法院民庭對吳祥麟提起解除婚約之訴，其理由謂未婚夫行為不正，參閱竊盜之不堪與之結婚偕老，請求解約，案經吳孝恪推事開庭審理終結，茲於昨日上午由吳推事判決，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

子王彩英即王妙金，今年廿八歲，於民國廿五年夏間與現住靈飛路八十一號

——住居七浦路義宣里十三號前在永安公司天額樓

遊戲場演唱歌舞之晚籍女

——子王彩英即王妙金，今年廿八歲，於民國廿五年夏

——間與現住靈飛路八十一號

——住居七浦路義宣里十三號前在永安公司天額樓

——遊戲場演唱歌舞之晚籍女

——子王彩英即王妙金，今年廿八歲，於民國廿五年夏

——間與現住靈飛路八十一號

○……特別○
○職業○
○……
○……
一行一首詩 顧懷冰

業。也是將本求利。
如果鵝子斷了線。連
本錢都撈不回來了。

兩臺下腳聽憑賞。

大少爺。是吃慣用

慣。兩只八開。是不
在乎的。

三塊纏頭仔細論。

現在的嫖客。精明

的多。在馬路上先講

定了價。倒是兩相情

願。公平交易。

老撾也知招攬術。

廣告是現代商戰

的利器。你如開了一

爿店。不吹牛。是

要關門的。現在一般

說真方賣假藥的廣

告。恐怕還是從野雞

堂子裏的老鵝學得

來的。

笑詩貨色那麼溫。

居然也會說兩句

洋涇浜。大約預備鋪

洋莊的。也算是挽回

利權。達那麼溫或者

是倒數過來的吧。

華燈初上漸黃昏。
夜神降臨。是一切
罪惡的開始。但是現
在非常時期。這皮肉
買賣。白天也有在馬
路上交易的。可算是
加緊生產工作。
粥。人言此是鴉叢窟。
我作哀鴻一例看。現
在受到了戰事的影
響。更加遍地哀鳴。
倚門賣笑的生涯。當
然更盛了。
相傍望風前立。
如果給巡捕老爺
拖到行裏去。一張黃
魚頭又要出送。在這
女人過廢的市面。兩
天還賣不回來呢。
雖然是下流的營

業。也是將本求利。
如果鵝子斷了線。連
本錢都撈不回來了。
兩臺下腳聽憑賞。
大少爺。是吃慣用
慣。兩只八開。是不
在乎的。
三塊纏頭仔細論。
現在的嫖客。精明
的多。在馬路上先講
定了價。倒是兩相情
願。公平交易。
老撾也知招攬術。
廣告是現代商戰
的利器。你如開了一
爿店。不吹牛。是
要關門的。現在一般
說真方賣假藥的廣
告。恐怕還是從野雞
堂子裏的老鵝學得
來的。
笑詩貨色那麼溫。
居然也會說兩句
洋涇浜。大約預備鋪
洋莊的。也算是挽回
利權。達那麼溫或者
是倒數過來的吧。

■預告■
第三期一行一首詩
「按摩姑娘」

A.B.C.

定工花尺寸 價精色相 料繁標宜 足多準	襯衫	超舒式裁 保適樣著 滿美新觀 意穎名	西裝
無經四舒 與濟季適 倫美咸便 比觀宜利	衫聯褲	尺式價玲 寸樣目瓏 全美低活 備觀廉潔	童裝

部貨百設新

棉毛帽玩品西化運皮童工西
織巾具用裝粧動動鞋裝裝裝
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
皮郵文糖雜廉嬰機襯內布
貨購具果貨價兒衫衣正
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

司公衣內國中

東路江浙路京南

薑宦雜劄(三) 秋蟲

三水小牘，東都留守劉允章，文學之宗，氣頗高介，後進循常之士，罕有敢及門者，咸遁中，自禮部侍郎授鄂州觀察使，明年，皮日休登第將歸親於蘇臺，路由江夏，因投刺焉，劉待之甚厚，留連累日，仍致宴於黃鶴樓以寵之，監軍使與參佐悉集後，日休方赴召，已酒酣矣。既登樓，劉以其末至，復乘酒應命，心薄之，及酒數行，而日休吐論紛擾，頓亡禮敬。劉作色謂曰：「吳兒勿恃豪闊之才，日可主席。」日休答曰：「大丈嵩岳諸劉乎？」何倨貴如是？劉大怒，戟手搖指而詬曰：「一皮日休也！」知驍焰洲是諭衡死處無一知者耶？一日休不敢答，但鬼噦如醉。掌客者扶出，翌日微服而遁於浙左，五鹿折角，揭鼓解纜，此足爲彊薄少年得意忘形如飲狂樂者進一服清涼散已。又，玉泉子云：皮日

休，南海鄭昌門生，春憩於別
舍，夜夢於曲江，醉寢於別
榻，衣纏書笥，羅列旁側。
，率皆新節。同年崔昭符
，錄之于，因襲視之矣。
亦醉更衣，見日休，謂其
素所熱狎者，卽伺問，日
欲戲之，日休僥僗遠前，呼之。
昭符知其日休也，
曰，「勿呼之，渠方宗會
矣！」以其纏笥皆皮也。
時人傳之，以爲口實。
蓋公按：日休嘗謁歸仁
，數往不得見。皮既心
所懼，而動形於言，因作
詠韻詩云：「硬骨凌形知
幾秋，屍骸終不是風流，
頑皮死後鑲須過，都爲平

生不出頭！」這諱之旨故近似，且諷其辟而不見也；時仁紹亦有諸子弟，係與日休同在場中，隨卽聞之。因問其復至，乃於劇字皮紙之下，題詩授之曰：「八片尖裁浪作鵠，火中燭了水中迷，一包閒氣如長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時人以爲日休輕經博，而仁紹亦浮薄矣。可與此則參閱。一日休嘗遊江漢間，時劉允章鎮江夏，幕中有穆判官者，允章親也，或讀日休著焉，允章怒曰：「君何以薄議判官乎？」君知身之所來否？翻

四

鵝洲在此，卽黃祖沉禪衛之所也！」一席爲之憤，日休酒涕而已，二說微異，未知孰是，姑並錄之。

△狂奴故態

蘇公曰：文人矜誇，自古而然。淮南鴻賓，謂

挾風霜之氣，與公天台，云有金石之聲，吳越遜語，人「善詩可爲汝詩父！」

每於得意語，擲地呼「曹子建何足道哉！」杜必簡

死謂沈武，「吾在久歷公

等！」王融謂劉孝緯，「

天下文章若無我，當讓阿

士！」丘陵初見人談沈約

文，進曰，「何如我未進

時？」狂奴故態，故應爾

爾

，掩鼻而過，望塵却走，

自歎弗如耳，抑品斯下矣！

王荊公因首裏面而談詩

，蘇老泉至斥爲「凡不

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惡

」，桑悅豈其人邪？時丘

平爲尚書，慕悅名，召令

具賓主，已出己文令觀，

宗元爲小生，自命必掩奪

其上，言之不作，竟無

心知之，曰，「公謂悅爲

逐穢也耶，奈何得若文而

令悅觀？」平曰：「生試更爲

之。」曉以奏，曉稱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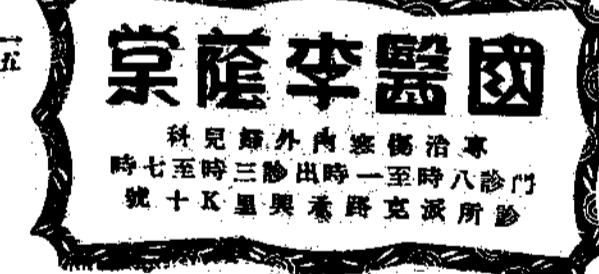
。已令進他文，平未嘗不

擊節歎賞也。悅名在乙榜

，請謝不爲官，俟後試，

而時竟以悅狂，抑弗許，

調邑博士。



春秋之義

顧醉黃

孔子作春秋，嚴於夷夏之辨，蓋所以防亂臣賊子也，後世外禦頻仍，士大夫之以氣節自勵者，亦多引春秋之義相激勉，若關壯穆杜預之以熟讀春秋著，其行事固磊落不羣，至中行說石敬齋輩，自外

，攻子之後，詞氣更洋洋灑灑，遂聲葩音之強詞奪理，曲直判然，閱史書為侯方域捉刀，其文采固自不凡，但非正理所在，亦真不易著筆耳，至遜清曾

，湘鄉，可謂豐功偉烈，衆

望所歸，不世出之豪傑矣

，當太平天國內訌之際，

然變節文人，往往引經據

典，反以之文過飾非，亦

後振振有詞，如清容親王

生成，固不足以語此也，

會氏擬招降石達開為己用

，直稱清廷為正統，毋乃

失言，因遭石氏之冷嘲熱

諷，雖百喙無以自解，閱

石氏復函，語語有據，中

足下固嘗讀中國聖賢

書者，春秋夷夏之辨當亦

熟聞之矣，自晉王猛輔秦

滅宋，死後猶不欲諱溢立

碑，蓋內疚神明，不無慚

德，而足下喜勸名，樂戰

事，猶或可諒，若以虜廷

七葉相傳，頗為正統，此

則僕所深為詫異者，誠以

不料足下竟有此言也。

卽此數語，義正詞嚴

，正非僕所能堪，第會氏

原凶不傳，不知如何措詞

，要亦大可玩味之一事，

想會氏幕府俱係當時知名

之士，奈何竟有此失，名

不正則言不順，明矣，是

非之不可以諭，詞掩也，此

月餘，忽達半載，亟謁

兩相傾慕，遂賦同居，時

月

造景，虞山變色；黃君出
任維持，乘時沖舉，雖謂
桑梓情殷，究違春秋大義
所志，自後爲禍爲福，概
與君玉無涉，邦人君子，
幸垂鑒諦。

餐梅小錄

(二) (蔡陸側)

五
藝日昇樓
第
一集
第
一期

出謂義遠概，則期人，其醫此巡捕此車夫，其瞞人妙事，足堪一嘆，然此大醉，歸途見黃包一輛，即招之來關在其上，揮手示意，命車夫拉之速行，迎面風來，酒袋上墮，遂喪失其知覺，迨車停，車夫喚之不應，疑其卒斃，惟急問，拉之捕房，巡捕即命轉送某時疫醫院，醫者謂其時疫，即爲之注射強心，針甫入，其已甦，一躍而起，誤醫生之爲戲侮，幾欲飽以老拳，後經詢明，始載送至其家，妙人此巡捕此車夫，其瞞

(二) **(蔡陸仙)**
筋糊塗，可謂各有千古。
南翔古漪園，爲該地
名勝之一，山石玲瓏，花
木扶疏，曲樓修廊，位置
絕俗，過客往游者，咸翹
止焉，廳事懸有董奉亭手
書扁額，余昔曾偕某女士
一臨其地，時園芭盛開，繁
竹蕭然古趣，因有詩云：「
棲鴟流水點秋光，開到名
園菊正黃。十畝清陰橫水竹，
一夕涼，斷砌摩挲縹緲遍，
苔痕印我痕。」今某女士
已玉碎香消，名園又燬

於兵燹，他日重臨，更不禁有淒愴之感，而吟芳艸弔夕陽二句，遂成詩譜，亡妻黃敬芸女士，卜葬於於松邑城南之萬國，余曾作「芸樓淚影」若干則，瘋狂爲我排日刊登，松報雖非一往情深，然文境淒惻，頗博當時仕女同情而識得淚痕不少也，余又有過席基詩云「黛痕何處續而織，春夢蘿無欲化烟，剩有萬國遺址在，一指尙待並頭眠」又掃墓云「一片東風蝶蝶飛，荒園冷落弔斜暉，賣文夫壘築如昔，薄衾休嫌衣錦微」今則葺城復燃於兵燹，焉能再往弔斜暉，奠冥燼耶。

瞎三話四

我生平最歡喜聽三話四，就是對於正經事
情，不論用文字或語言去表述，也離不了這三話四
的色彩，有的說我是滑稽，有的說我是幽默，我對
自己呢？批評他是一個將三話四的人，因為他不善
做文字，不善講語言。我是個歡喜快樂的人
，生平最恨的是不快樂的商孔，不快樂的文字語言
，不快樂的事物，人生最希望的，是不是希望享受
快樂，免除痛苦，所有一切行動，無非向這種苦惱
跑，同時也是向死的目標跑，最可做的要算李太白
，他發明人生的真理「及時行樂」。

人了，像煞有介事大人的行爲是上軌道的，然而求之事實，和小兒的行爲沒有兩樣，老實說和蠻橫的行爲也沒有兩樣，譬如做生意，任你大大的本領，擋得不好，也要蝕本，實田買地，是一樁大家認為靠得住的行爲，然而也有透不過氣來的結果。

或者要說，你真是讀三話四，倘要不是的話，人家聽從起來，豈不都要變成頹惰的人麼？我想不是的，小孩生出來的時，經過夾道的壓迫，夾得血氣全無，其痛可知，呀的哭，不可不說他是同

大人受着痛苦後大哭起來一樣，也沒有過進哭的學校，受過哭的輔導教育，爲什麼小兒的哭，是一樣的作風呢？小兒也沒有進過吃奶的學校，受過吃奶的技術教育，爲什麼就會吃奶死？想起來我真慚愧，
在小孩時吃奶本領喪失了，爲了要把肉子虛強的奶奶吸出來，足足學了約摸的一禮拜工夫，所有吃奶奶的小孩一半。
世界上最忙的要算兒童了，除非睡覺，他們終日在動作，連吃飯，小解的大便，多沒有功夫，就

11

是在吃飯，小解，大便，或口裏在講，手裏在做，身子在動，終是沒有片刻的安頓，爲什麼這樣的忙，我只得說是他們的本能，倘使大人這樣忙於自私，忙於公衆，一定得到一個美名，說他把結熱心。



茶具偶感

茶具偶感

考字聘師

范大鏡

從前有一個鄉下財主，要請一位教書先生，教他的兒子，不知先生的學問如何，先要出幾個字來考一考，答得出，方可聘請。有兄弟四人，同往應聘，東家說，像釘鉗的是什麼字，大哥說是「而」字，東家娘說，像箠杖的字，二哥說是「是」字，三弟說，無非是「及」字，東家娘說，一個會跑，一樣的是什麼字，四弟說，無脚的是「心」字，有脚的是「眞」字，東家說，像牌樓的是什麼字，大哥哥說，無脚的是「且」字，有脚的是「眞」字，東家娘說，像牌樓的是什麼字，二哥說，挂燈的是「齊」字，東家說，看看像娘，越聽越像娘，是什麼字，三弟說，是「母」字，尾巴是「乃」字，有尾巴

一個會跳，一個吃血，一個
吃草，是什麼字，四兄弟
一個都答不出，東家不要
這樣子的字，錯雖不成，這
字要請東家娘說出來，東
家娘說，請你四位先生去
猜上一陣拜，猜不出再來
問我，究竟「一個會跑，
一個會跳，一個吃血，一
個吃草，」是什麼字，要
猜了一禮拜之後，再告訴
出來，現在也要請讀者去
猜一星期，在這裏賣一個
鬮子，究竟是什麼字要在
，第三期發表了。

銷魂韻語（二）不銷魂齋主

少女情勝於慾，徐娘欲盡之義務而不能拒絕者，然勝於情，而少女之所謂情者，每多嬌嗔佯怒，打情罵俏，任而性行，至於輕憐密愛，嘻塞送錢，體貼入微，則莫過於徐娘，王次回詩云：徐娘眉味勝蠶年，樊山詩云：繡被情惟半老多，此皆過來人語也，若論繡被之情，則少女不過一時衝動，稍與閨房，即感滿足，若多逗留，必被厭惡，故有許多少婦，對其夫之行房，視為

之轉變耳，前者中看不中吃，後者中吃不中看也。云，志總橫看圓視宜，所以夫妻之情愛繫於面貌者，每見有醜夫美妻，亦有妍媸女，而愛情彌篤，此其間必有性慾上之特別情形，雙方均得滿足，所謂要。技術上亦經諳練，且儀量發揮其性慾之自然性。而達於最高峯矣。

男女相悅，在少年時，其於慾性上：需要之多寡，時間之長短，器官之大小，於此二者，雙方必能滿足，至於面貌之美惡，乃其餘事也，夫妻間之性慾，能需要量之相同之時，間性之平等，器官狀之適合，則鍾馗成爲潘安，嫫母亦變西施矣，孫長真詩

女人之雙乳，爲最具誘惑性之器官，一經撫摩，不特撫摩者神魂飄蕩，即被撫摩者亦骨節酥麻，女人瘦者之乳，抓來不滿一握，挾去竟滿胸膛，爲乳之最美者，女人肥者之乳，溫馨新剝雞頭肉，滑軟，試猶如塞上酥，尤物亦足移人，大小肥瘦，固屬各有所好，但終以不下垂而突出爲貴，所謂乳峯也，如果下垂而不突出，乃不成其爲事矣。

三梅軒雜說

楊三梅

孫則仁醫師

速迅安穩 痘戒法良
苦痛無保 癰瘍日退
○八三五三話電廣四K里興承洛克派所

自古風月場中，遇見愛鈔，姐兒愛信，此人之常情，不足奇異也。所以臨老入花叢，爲最不值得之事，蓋老人花叢，鴉兒歡迎，姐兒討厭，鴉兒歡迎者，歡迎汝之鈔也。姐兒討厭者，討厭汝之人也。鈔既化去，人被討厭。

少年墮落，猶可收拾，老來改志，不能救藥，雖至傾家蕩產，如果一旦覺悟，即終身不犯，此改子回頭金不換也。惟有少年時規行矩步，至老年時，一犯嫖賭，即沉湎而不能自拔矣。蓋一則在少年時，已樣樣經過，看來看得穿，頑又頑得精，一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一朝進門，遂樂此不疲矣。

紅顏薄命，古今一例，蓋造物之心，極爲公平，其裏者兩其足，同一用意，既予其說，乃削其福，此與予其角者，斬其萬，四

者矣，所以人之福慧雙修，不世不多觏耳。

薄莘華糖菓公司

出名品各種 菓糖等上

六二九六八 貨購話電

"SOLAR" THERMOS BOTTLES



二二六五三話電 路義文愛廠新

屠龍解牛錄 虎頭公子

第一篇 張燕兒(上)

張燕兒武進之南鄉人也，初本良家子，其父業農，燕兒不務正業，專事遊蕩，屢戒而不悛，乃憤惄燃剝骨髓而來之貨財而逐之，燕兒遂與雞偷狗盜之輩伍，以行竊爲生，久之，竊術愈高，犯案愈多，南鄉數百村，莫不知有張燕兒其人，積案累牘，莫可數計，非特不能一一挾其人，即一見其面亦不可得，無論高牆峻壁，重門聳戶，均能出入自如，

來去無蹤，往往封閉如故，而物已不翼而飛，惟其所竊，多土豪地痞以減詐，如恐燒剝骨髓而來之貨財，若夫善良之家，雖夜不閉戶，亦過門而不入也，其所竊得之物，每以之過安身，租餘田，使得耕種，以糊口，孜生乃感激零涕，視爲大恩人，實則周其固別有用心也，孜生在南鄉數百村，莫不知有張燕兒其人，積案累牘，莫可數計，非特不能一一挾其人，即一見其面亦不可得，無論高牆峻壁，重門聳戶，均能出入自如，

獲矣。

邑之南鄉十里鐵周某

使人生厭，以賞所欠

，孜生雖處此壓迫之下，

無可爲計，食嗟夫妻，不

忍分離，是晚，夫妻共臥

牛衣中對泣，燕兒過其門

流落在鐵周某

，聞唏噓聲，試從門隙中

輕而略具姿色，驚爲天人

，乃僞爲憐其貧困無依者

，假以荒地，使構茅屋以

安身，租餘田，使得耕

種之，則見夫婦方取蔬櫈

，乃僞爲憐其貧困無依者

，假以荒地，使構茅屋以

安身，租餘田，使得耕



魏喜而泣曰：「義士留姓名，不死當有以報也。」燕兒笑曰：「施景爲報乎？此妻者，本非吾之所有也。」燕兒吾張燕兒是矣，言甫畢，已不見其人，王夫婦亦素聞燕兒之俠義名，明知此物之來路不明，亦姑以救急耳。

爲燕兒所聞，歎曰：吾以
昏夜之間，失於檢點，致
之適以害之矣，遂蹶然赴
周宅。當衆而言曰：昨晚竊
銀者，張燕兒是，願之以
救一命也。遂懸述昨晚之
狀，觀者多義之，有勸其
改善者，更有勸周某不追
此款。燕兒曰：吾捐官者
之餘，以救貧者之不足，
吾本不爲惡，雖然，諸君
愛燕兒而勸燕兒，盛情可
感，吾當惟謹有之。是日
聽，周君自此後如能盡改其
行，則吾亦從此不再幹此
生涯，否則羈賊小罪耳。
請繫之官可也。(未完)

高等西服專家
新穎款式
做工精緻
泰昌宮
四九四六一 號路北京路川四電口話一六四九四九

連續奇情 長篇紀實 獨創黨會監史

第一篇 報兄仇夜破青燒洞

•紅網•

其英低聲詢漢三曰：「渠即樓主李天縱耶？」漢三點首稱是，其英爲天縱之尖銳目光所震懾，不復如適間之高談雄辯矣，略盡敷衍，即起身會候下樓，暗掣沈八之腕，而佯語衆友：「吾醉，將歸去矣，沈八兄可扶我行之，」衆至此，亦紛紛散去，其英且行且語沈八曰：「汝所云之麻二姑娘，寓宅在何處，何不逕往其家耶？」沈八笑曰：「欲求于人，必先資糧，豈可兩肩一暎，連入麻氏之門？」其英苦笑曰：「微君，我幾忘之矣，但不知以何種禮物爲最適宜耳？」沈八稍一沉思，即曰：「妻子愛財若命，禮物微可菲薄，唯現今孝敬似不可太菲也，吾意以五千錢購質銀，肩糖菓數串，餘則以紅紙封裹廿金，由我先入遞給之，然後汝可入門，向之提出請求，事無不勝之理也。」其英曰：「尙未見青紅顏色，一落手，便二十金，

未免太奢矣！」沈八冷笑曰：「汝須知欲得心中樂，則不惜費中換，二十金箋箋之物，老兄猶有吝色，設若個人兒需要珠環玉釵時，豈不嚇得倒縮，倒縮，此惜財，轉不若放棄念頭，一文無捨也？」其英有羞慚之色曰：「一擲千百金，未嘗一據肩，吾所語汝者，不過恐其不當耳。」言訖，攜友取金錠兩枚，付之沈八曰：「吾候於此，汝即入市購買來，同往可耳，沈八始有喜色，攜金匆匆去。

未幾，沈八手擎縣蹄美酒，香粉綵花之屬，腰綰太平衝，至仁安巷口，沈八停趾回顧曰：「兄暫留此家門外，門閭，放縣蹄于地，舉手敲之，默然默然作響，少時，即聞婦人之聲問阿誰，沈八應之，門啓，

一婦傳注視沈八有頃，始展顏曰：「數月不見，八爺發福多矣！」八笑問曰：「姑奶奶在家否？」曰：「午睡方醒，在西暖室中。」八逕往西室，一五十餘肥胖婦人，盲一目，方盥面，見沈至，急棄巾於盆，盈盈笑問曰：「這真是東南風，吹得八爺來，貴人多忙！」八不躊躇，又數日矣。八嘻嘻笑答：「久欲候姑奶奶，祇苦不得一刻閑，日者，陶家大少爺，有事欲煩動姍姍，渠知我與姑奶奶相識，故勝我同來，無物爲敬，此箋筆者，尙希笑納也。」袖出紙包，已藏半熟，婦人受禮之後，始謙遜曰：「老身何能何德，有勞八爹費步，陶大少花費，不當人子，折殺，折殺，陶大少在何處，快請入茅棚小坐，一呼僕出卷，請其英至其家，親自奉茶，沈八極力紹介其英豪聲勢之盛，財產之多，老肥嬌笑逐顏開，暗忖：「不啻財神菩薩，光降寒門，」茶二敬，其英乃語肥嬌曰：「下走此來，有一事將敬求姑奶奶作成，」肥嬌人曰：「有可以效力之處，不敢辭也。」其英乃詳述來意，肥嬌皺眉啞啞曰：「非是老身誇口，若果別個家兒女探囊取物耳，回

耐李大縱那廝，不易沾惹也。」已而復曰：「公子勿憂，且盡我力，以報後效，所好者，李家女子，情性風騷，前至我家借得鞋花底樣去，至今猶未見還也，幾時再來，老身當盡力爲公子作塞修也。」交談已久，夜色深沉，其英起身告辭，婦人再三留挽，其英笑曰：「但願姑奶奶努力進行此事，待事成之後，不才當設宴爲之慶酬勞餉也。」言已，即偕沈八出門去。

麻姑娘爲邑中之著名老怪物，無論何人，追求意中婦女不成，僅須央之相助，則事無不或者，縱遇三貞九烈之女郎，經不得甘言巧語，百般引誘也。自其英穿門拜託以還，編即開始至王守備家走動，蓋因守備夫人，係李惜花之義母也。某日，爲守備夫人五十大壽辰，麻姑往祝壽，與惜花相值於內室中，惜花與之寒暄數語，麻婆即俯視渠之繡鞋花樣，竭力稱贊曰：「姑奶奶端的是神仙中人，借去花樣，所做之花，工整有如刀切，慧心蘭質，無怪李太君愛之如掌上珍珠矣。」惜化笑曰：「姥姥不贊誇，更阿誰道好，如許粗獷針線，亦值得過份誇獎，寧不羞愧煞人。」麻婆正

色語其他女眷曰：「論針工，老朽亦從此道中來，終未見有精細靈巧如姑娘手澤者，安能不拜服耶。」衆女眷亦齊聲讚嘆不已，麻婆作態答應曰：「記得去年舍甥女來我家時，爲老身製烏綵軟勒一事，未竟全功，即出閨媛入矣，渠之針工，亦極整齊，老身屢欲請一人續成其未竟之工，皆以難得上好針工而中輟。斗粗枉駕，能得姑娘賜允，則三日即可完成矣，但恐姑娘亦未必有此閨媛耳。」言畢作嬌羞之笑，蹙眉四顧，惜花頗覺麻婆識趣可親，樂與接近，遂亦不辭曰。

「誠恐針綫生疏，不入姑娘目，壞了正經物件，奈何。」麻婆聞這應允，喜從天降，連聲致謝曰：「明日焚香掃地。恭候姑娘降臨，謹勿失約也。」惜花忻然諾之。午雞亂，惜花以事，先返家矣。

翌晨，麻婆即命奴僕將西暖室酒掃清潔，坐待玉人蒞止，辰牌將過，惜花果姍姍來，麻婆如接聖旨，恭敬攸加，急入西室，歡喜寒暄，然後出軟勒與惜花觀之，花樣爲丹鳳朝阳，一鳳已成，另一鳳則尚有兩翅一尾，未繪繡好，惜花執軟勒點頭贊曰：「無怪此

娘輕易不請別人練，端的好針工也。」於是理誠選針，烏綵上綱，慢慢刺繡，麻婆緊坐其傍，天南地北，扯談不已，在惜花之言談中，始悉渠非李天縱之親生女，渠父名金白生，晚東人，母何氏，金死，撫孤再醮與李者，渠對於李天縱平時歸屬之管東，深致不滿，今日來此，係經曾至義母家者，麻婆急問曰，設爲李氣所知，豈不使姑娘無辜受譴責耶，惜花冷笑曰，奶奶勿過慮，無論渠絕不知悉。



學宮春色（二）

小春

（二）找尋未來的幻境

民強走出了寢室，到校園的花徑上漫步，他走到池畔的六角茅亭中。亭裏有個圓形石桌，和幾張石條凳，他就在這亭中坐下，沉默着仰觀星斗月亮，正在本然地很感寂寥的時候，傳來了皮鞋腳踏着花徑上石子的步履聲，這履聲自遠而近，漸漸地也像要走到池畔來，到他視力所及時，發覺走來的人，是個女性，她將近他的

身邊，帶來了一陣有刺激性的香氣，向民強的鼻子中撲來。

他借着月明之光，到目力所及時，細看過來的誰？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走近他身邊來的人，正是

！

覺得不好意思的，禁不住雙頰發熱起來。但她還是和平時一樣的對他微笑著，「真難得，我們會在這裏會面，尤其是在月明之夜，」密司潘開始和他談話。他們就分坐在兩條石凳上，雖然沒有並肩的坐着，但他們間的距離，却不足兩尺。雙方都說出了夜出的理由後，話題轉到學校的功課方面，教授的優劣，作了談話的中心。接在這後面的話，是關於那天開座談會總表決的各項工作的推動。「這樣久坐着閒談，給人看見了，是要說我們密會談情的。」民強的心頭，滋生了這個意念後，他就站起來說：「我們走走罷！」

離開了茅亭，他們沿着小山坡的草徑慢慢地步上去，這所謂小山雖僅是一個丈餘高的土邱，但他斜度很峻峭，她那半高跟的皮鞋腳在斜坡上不知怎的會一滑，體顛起了個動搖，跟在她後面走着的民強，立刻上前去握住她的手，擋住了她，防她的傾跌。這完全是由於誠摯的動作，她不想在薄暗中對她有意的舉動，何況

她是他所最敬仰的一位前進女性。

「我們回去吧，明天再見！」蜜斯潘越過了士兵後向他告別，毫無交際技能的民強，一時竟想不出要求她再玩了一會的話，就和她在花徑的坡途上走別。這是民強首次和女同學閒談，也是他生活史上所未有的紀錄。

他回進寢室後，當然絕不談起剛才漫步在月下的那一幕，不過他的臉部，却浮泛着得意的微笑，尤其是他的精神上，更從未有過這樣的興奮。他抽了一枝煙，在煙霧中，找尋

繩索，怎麼到現在還沒有知道呢？這問題，他認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將怎樣知道他呢？他苦惱着得

不到解決。

蜜斯潘自知和張民強

相識後，她的印象是平淡的，因為他的態度太拘謹了，沒有年青人的活力，也沒有年青人應有的樂天主義化，不過他富有熱情，這是給她可取的一點。

這一個問題在民強的腦間，還是得不到一個答案，一次二次的會面，而且有過傾談的機會，可是他竟連這必要的交際問話都沒有說。去問方時揚吧，為求誠實而不欲啓齒，下次見面時再請問她，又顯得太

譁眾，怎麼到現在還沒有知道呢？這問題，他認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將怎樣知道他呢？他苦惱着得

不到解決。

蜜斯潘，得到

這方時揚的報告，知道了

民強的態度變幻，准是他對于異性的熱情，在作不正常的發洩，那是很需要糾正的。是年青人雖是淺

理智，有悲劇的演出的

司潘暗面，這在民強是不會知道的。他看到民強最近的態度，似乎有些變幻

正他的錯誤，同時還允許

他多有晤談的機會。

民強接獲了她的來信，真像得到了一封一天晝夜的讀着。每一句，每一個字，都經過他的視力儘量吸收。「我受了她的影響，態度有些變幻，她怎樣會知道呢？」民強考慮着這疑問，考慮後的回答是：蜜斯潘也許研究過心理學，所以預測準確，知道我定有這樣的思戀和情感。

從這次的來信，他就知道了蜜斯潘的名字是「柳依」，他每個腦細胞上都深深地記着這「潘柳依」三個字。年青人懷異性

的信，比寫任何文章都來得够興趣，而且較任何事情也最重大，民強用了很的腦力，寫成了一封複信，詞句是那麼的輕鬆美靈，不像是信，簡直是一篇「散文」。

民強在這散文體的信裏面，原有個迫切的要求，孕育在許多的詞句中，那就是希望她能，「約期暗面」。柳依本來也有這意思，很想當面和他談談和情感。

從這次的來信，他就像這樣熱情的青年，只要他的思想不歪曲，理解清楚，正是一個有用的人才。柳依的需要和他暗談電磁性的被吸引在她的身上，她的臉上淡淡地起了

的「思想檢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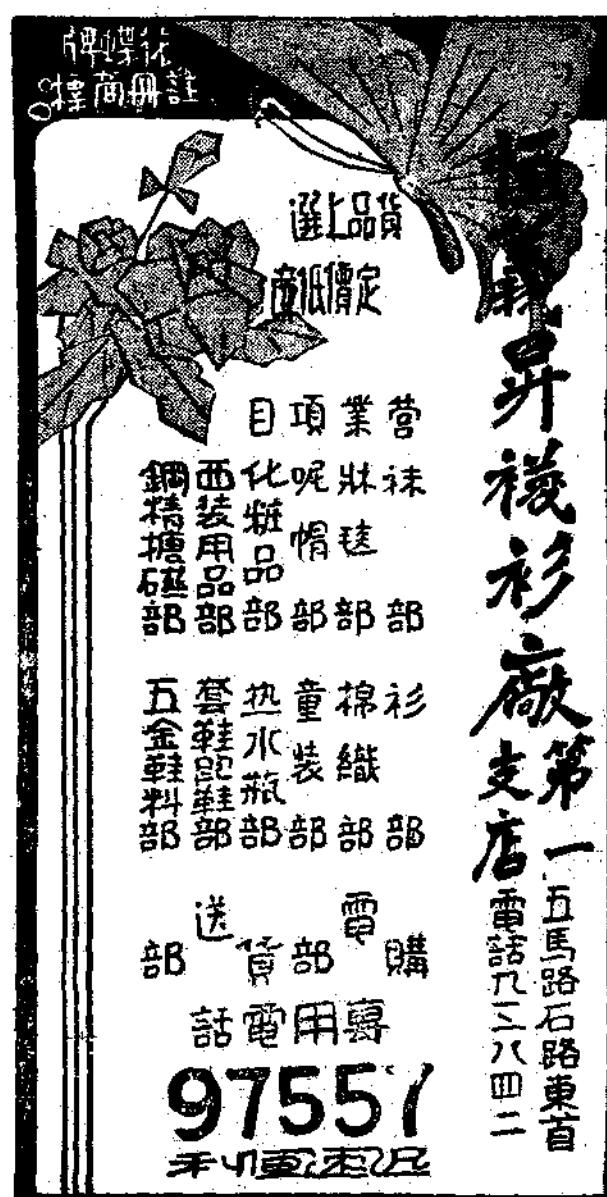
一陣桃色，嫣然的向他一笑，笑了後還是紅着臉低下頭去。這種羞怯態度多

可愛！多嬌媚！民強望着

柳依，他的遇身發熱，心

市的外圍爬行到都市的中心，經過田野，經過綠樹林間，儻在自然的景色中兜行，晨風中帶來雜草野花的幽香，從車窗中送進來。車內坐滿了青年的男女，在這例假日，到都市去遊樂。民強和柳依也乘了這校車到都市中來。在

車到白克路的東端停車下，民強和柳依先後下了車，他抬頭望見大上海戲院門前的巨幅電影廣告，是一幀男女電影主角擁抱的特寫畫面，他想：我和柳依間的愛，到了成熟時期，我也會有這幸福湊近去擁抱她，她決不會厭惡我，這是可斷言的。



武俠小說掌心劍

海上漱石生遺著

煙雨蒼茫飛帆離漢水
風雲變幻立馬憶吳山

家師六閒大和尚端的才可以稱做劍俠劍仙咧，這也是我活該有緣，應該要學會一些防身的末技啦，他說到這裏，暫且一停，轉頭對船夥兒說，且去泡一壺好茶來，讓我和橫甫兄暢談一番，船夥們也已不得雲飛將過去的事實，說出來呢，好幾個伙計，同應聲道，來了，一時拿茶取盃，倒茶敬客，雲飛還好，有一天清和坊附近，突然來了一個頭陀，虬髯煩，虎口燕額，手裏握一柄長鋸，一頭亂髮像吉祥草也似的亂蓬在頭上，用一條熟銅錦束着，頂門之上，橫露着一個月牙溝，在呷了一口清茶之後，重

兒，胸掛者一隻大木匣，走幾步，敲了兩下子，人問他，他不言語，十日不識了一個多月，清和坊附近的人家，給他敲得十分厭煩了，有時在清晨有時在半夜，最奇怪的便是自從發現這個怪頭陀，始終沒有瞧見過他一進飲食，日落之後，他便在坊口一塊白石上，盤膝打坐，到明天日出，才起身，那時我再忍耐不住了，就上去問他道，大和尚法諦是那兩個字，實剎在那兒，還小可不才，坊裏坊外，還認得不少的人，肯願爲大

師効勞一次，那頭陀先說：「我上下打量了好久，這才第一次開口說話道：「老衲玄璣，草菴在茅山第一峯下，就是慈雲下院是也，老衲在那裏修行多年，現因大殿四角頽圮不堪，老衲允許化募十萬兩鉛銀，重修廟宇，再塑金身，從去年夏間起首，到現在爲止，已募得七萬五千數百金，現在在蘇州王德泰銀號內，渠言至此，即將背上包裹解開，拿出募捐簿五大本，翻開來給我一看，倒使我吃了一驚，你道是什麼緣故，原來他的募捐簿子上，不捐則已，

一捐祇少是五兩，而且是一十兩以上的佔多數，大江南北，是有名的官宦精神財主等，均在簿子裏面，而且官階越大，捐得越多，就這一點，已足使人驚異到這頭跑是有些變了，他說，我這化緣，與衆不同，不強討，亦不惡募，純粹靠我這隻木魚，敲軟了人心，然後悄悄顧地拿出來給我，貴地在濟和坊附近的二百家居戶商肆，我儘量能化得一千兩足矣，我聽了倒覺好生爲難了，可又是自己撞上來的，當然不好回掉他啦，

捧着，領着他挨門逐戶去勸募，那裏知道事出非常，要是拿平時一般行脚僧道化緣募捐來比，簡直是不可同日語了，叫他們拿出一吊大錢來都得費盡了口舌哩，可是今朝大不相同了，說幾兩絕不還價，更可憐的向來鄙吝得要死，

的李家老太太，竟也會慨然，有緣再見罷，他將銀子存到豐裕錢莊裏去，匯到蘇州王德泰去，他却不堪分文，黯然而去，到了秋季，我因為要到西路收帳，就僱了一隻小船，沿運河北上，第五日抵到茅山脚下，泊舟在三官塘前，到了更餘時分，我出船小還，突然瞧見一件驚人事件，直使我週身汗毛，直豎起來。

博華堂藥業公司
出售各品種薰糖等
電話六二九六八

美體牌

性味醇厚
百吸不厭



萬國之成莫

五雲日昇樓週報第一集 第二期

優待預定讀者

本報零售每冊國幣一角預定
半年二十六冊國幣二元二角
全年五十二冊國幣四元四角
本年三月底以前再打九折如
以電話定閱請打一九八五三
即當派人持收據前來收取也

發行人兼總編輯 顧懷冰

上海香港路五十九號
內三層樓三百零一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四日創刊
每逢星期六出版 一冊增列無定期

目價廣告		目價書定	
普通	特等	半 年	零售
一	一	二	一冊
一	一	二	每週一冊
其	封	五	二十
他	面	十二	冊
地	位	六	一
一	底	全	國
一	封	三十	幣
其	裏	十	二
他	頁	元	元
地	一	十一	四
一	元	十六	角
其	一	元	廿
他	十	元	四
地	一	元	角
一	底	元	半
其	封	元	頁
他	裏	元	頁
地	一	元	角



